



IAP. SIN. I

159A, 167•168•169

148/h

148
h

丙寅方月課



文昌化書辨

君子之立說也辨其所當辨亦辨其所不敢辨者而已何則天之有日月星辰也此天之垂象者然也假令星象著於上而後以其神降生於下是星辰可以降生則日月無不可降生矣何誣星辰者多而誣日月者卒不概見也此其說之當辨者也乃有當辨而仍不敢遽辨者則以人之富貴功名與夭壽夭嗣續之禍咸由是星主之即咸由是神操之故世亦有明知其誣而仍不敢置喙者恐我今日言之而後或不蒙神祐且為所阻也試即以文昌化書論夫文昌者何星也星有六一日上將一曰次將一曰良相一曰司命一曰司中一曰

司祿是也位近斗魁象似戴筐其著於天者固歷：可數哉晉時劍
州梓潼有張亞子者仕晉戰沒人為立廟屢顯神功至宋咸平中饒
車祠晉王號遠有帝君之稱世遠事湮好事者述其生平所關歷往
：附會其詞轉相煽惑扶鸞降乩或為七十三化或為九十七化奪
造物之權顯神靈之異而世遂以文昌化書特聞嗚呼此烏可以無
辨按張氏家乘其先出自黃帝子揮始造弓矢後遂以張為姓周宣
王時有張仲者孝友人也其在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此豈其苗
裔歟或曰姓本張宿故自周迄宋神每毓靈於張云然攷化書所載
仍有不盡降於張而別寄他族以顯其奇者嗚呼此即釋氏托生之

說也今夫人之生也本於天其殞也非上升即下墮耳豈有一人之
身天既生之而復許其再生且累生乎此必無之理也梓潼張君不
過神其說以愚天下耳否則張君或本無是事而成於後人之附會
者多耳蓋世之惑於其說者其概有三有崇其武功而祀之者唐元
僖西狩入蜀神屢擁護宋時又助殲王均於是介冑爭禱焉此附會
於上將次將之說也有因其經文栖而祀之者神自云累世業儒刻
意竹素帝命掌天曹桂籍凡鄉舉里選祿~~秩~~既~~也~~皆隸於神於是文
士爭禱焉此附會於良相司祿之說也有謂其佐斗注生而祀之者
眉山蘇氏謂此郭張生即張仙也系出黃帝故嘗張弓挾彈蘇氏以

玉環易之歸遂誕轍轍於是世之弗無子求有^子者爭禱焉此附會
於司命司中之說也夫六經子史其可傳可法者班班具在乃必舍
其所可傳所可法而顧樂取其荒誕不經者崇之信之亦見惑矣

論文昌化書

嘗謂書也者所以教天下後世者也彼釋道兩家竊聖賢之微言集
老莊之興義詡然與儒教爭衡者有昌黎闢之於前有宋儒闢之
於後至今人以學道自任者猶欲指其非而距之是能惑天下之愚
人不能惑天下之智人也即能惑天下之智人必不能惑天下明理
之士人也故其書雖多而明理^者必能詳辨焉獨有文昌化書一編不
知其創自何人而尊信之者無論天下之智者愚者惑矣不知文昌
為何物矣而天下自負為明理之士人其惑愈甚焉其專以富貴之
說中人也今夫之士人鷄鳴燈火占呾呾唔所歆擬者高科所欲望

者顯仕而乃以其權一切歸之文昌則將叩頭煢拜禱祀之不遑何暇辨其書之誣非唯不暇抑且不敢辨其誣不欲辨其誣而又神其事以表章之也故剗剗而播之世意謂人之尊信文昌者當自化書始而吾謂人之尊信文昌者正當自化書止矣何也化書誌文昌生於周時歷秦漢晉唐以迄前後五代而皆以仕顯封之梓桐即其人也故摠計有一十七世大夫之說然嘗考天官書而知文昌者北斗下星也名因其文名而以主文教此亦後人附會之談耳豈真有是人哉設有是人而於周姓其於秦漢又姓某於晉唐五代又姓某名氏各異安在其為文昌一人耶使果文昌一人世世輪而為大

夫何以史漢不詳其事跡晉唐書不載其由來則孰見之而孰傳之耶況其間化而為蛇化而為龍又化而為人玩其書者往往怪誕不經則又何能令人之尊信耶而無如世之紐於富貴者又為之解曰文昌或不可信而其書亦具有積德累仁之言以為獲報之本或亦足以勸善是真所謂生并現天所見者小也近者呂氏講學語錄內有極道感應功過之非者以為自天字不明異端紛起其最下者至表黃了凡造為功過格附會太上不根之語謂以此求科名年壽子女貨殖之屬無不應願而得者云是勸人為善夫所為善者何公也義也忠孝者何私也利也以自私自利之心而偽行善事如袁黃

所勸是謂勸人為惡非為善也而吾因思化書者止以富貴中人耳
即云有善要不過與感應功過格等耳烏足以為勸哉夫富與貴人
之所欲不以道得之君子不處欲貴者人之同心而修天爵以要人
爵孟子謂惑之甚今試問世之尊事文昌者亦知富貴在天之說乎
乃錯認功名為其主張而欲苟且從之以冀一遇遂使讀孔孟之書
者謀利計功之念勝於正誼明道之心而士風日壞人品益卑者何
必非此書為之作俑也

文昌化書

世傳文昌主科名司福禍而奉之為神尊之以帝刊之以書我不知
其何所本也明儀部倪文毅公疏除淫祠內有請毀文昌宮不得旁
祀孔廟畧云文昌六星在北極紫薇垣中象武功而不象文德故曰
文昌拜大將是星也非神也又云晉張亞子戰歿祀于梓潼而以梓
潼神即文昌尤為附會則所謂文昌者本無其人更安得而有書今
之化書殆猶不常月令商英素書皆好事者托名撰說而化書之誕
妄強鄙特為尤甚若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在周為張仲在唐為張
九齡在宋為張浚等說彼蓋不知輪迴轉生之說最為悖理徒意忠



臣孝子足叔後人敬仰故以一身而兼數十忠臣孝子欲人敬之倍
常耳乃又有化身為巨蛇而陷河托生為武元繼而被死無異後人
脚色倏而生末倏而淨丑倏而裝獸扮鬼更換不一其賤甚矣尚得
謂之可敬耶且文昌既儼然其帝號矣又勉人以顯親揚名為孝矣
人子顯親未有不贈及祖先父母者設文昌自謀例以九廟之奉必
當集數十餘世千百祖先一二而崇事之而謂他人父他人母不勝
其煩六人情之雅堪不然又能以孝誠世也又嘗見其功過報應中
一則有秀才某者家甚貧勉力助刊化書之第十七頁夢文昌告之
曰子科名適符頁數是年秋榜其名果十七噫此子何幸而不刊百

頁以後何幸不而不刊首頁也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就此一二端
已足令人鼓掌絕倒其他荒唐縣可見矣然我不恠文昌而恠撰說
者之誣民也恠撰說之誣民尤恠神而奉之者之不智也神而奉之
者何如人則今日讀書求聞達之君也

漢書自周朝以迄於宋共計九十七化在周則為張仲乃吉甫之
友詩云張仲孝友是也在漢則為高祖之子名如意為戚夫人所生
母子不得其死後又為趙子張老臂血而化金蛇食人膏藥洪水
沒民居五百有計傷二千餘人即今之陷河是也云為前身受呂氏
之慘其地有呂氏之族在焉為此山漫其餘天帝震怒罰為毒蛇

苦之後遇釋迦點化還復為人即此一端可辨其誣既為神靈而化
生帝王之家宜修德修仁澤施天下災患至而不能救母保身托生
何為復為異類害及無辜豈神靈之所為也在蜀為張亞子出戰沒
于陣今所稱北郭子張仲是也其父在晉為謝玄其子在宋為張齊
賢已則在唐為張九齡在宋為張浚變化之繁不可殫述詭譎神奇
駭人視聽此等俚談愚人亦未必可信不謂讀聖賢書名列冠裳尊
崇惟恐居後是可笑也抑嘗考文昌之故跡乃宋朝進士姓陳名子
春四川人貌美而有文才曾任梓潼縣令習老君之術繼復崇尚釋
氏戒殺放生一日偶獲三鯉而縱于湖數日有三女子悅其貌而私

奔焉以為放鯉之報亦常施小惠于民其時徽宗酷道信教子春既故
徽宗以其有恩于民崇尚又適投其所好錄封為梓潼帝君即其所
治之縣名之也好事者取天官書所載斗魁戴筐六星為文昌宮一
曰上將二次曰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以為主
文武爵祿之柄附會文昌化書併取感應篇之雜說刊布流傳以神
其事家粘戶誦為士子所宗嗚呼讀書貴明其理今之事文昌者不
少能一二皆入仕版乎宋以前不事文昌者紳衿不少又從何求而
得乎今之人不修天爵而務求人爵況求之又不得其道是可哀矣
抑知人之功名在父師之督訓資質之高不用功之淺深且高才懋

學窮年死：老死牖下者比，其得與不得者在造物主許與不許耳。固有天命，不可安求也。且星者天之成象，非灵非覺，安能主人禍福？吾聞之昭事上帝，未聞昭事文昌。吾聞存心養性以事天，未聞存心養性以事星也。願讀書者勤脩天爵，則人爵不求而自至矣。不愚之為非名教中所宜行也。

論文昌化書

天下誕妄之說，可以欺愚人，不可以欺知者。可以欺耕夫鬻婦，而不可以欺學士文人。何者？以明理與不明理之別也。至有說為誕妄之尤，而耕夫鬻婦之所不盡然，反為學士文人所樂道者，如文昌是已。今之學士，所以尊文昌者，以其為文章司命，莫不崇奉之。祀拜之所，讀者孔孟之書，所宗者程朱之學，而乞灵者，惟文昌。相習成風，不辨真偽，諸以大端質之一世人。窮通得失，皆由天命。孔子云：「富貴在天，是也。」何獨功名自文昌主之？且考天文家言，文昌六星在紫微垣內，為將帥之象。即渾天賦云：「文昌拜大將。」言其形似如武夫之扞。

外而已非以其真有灵也今且不必言文昌為不灵之物不足以宰制群動亦非在世之人不可以渾而為一而認為主文漫尊之為帝君何僭竊之甚耶一化書有云我七十一世為士大夫其他奇異報應皆眩目惑心之語此非附會輪迴之說乎自堯舜歷代相傳以來以及十三經諸史從未有是說也自佛入中國謬立六道云有輪迴托生鑑斷指為萬世禍害諸大儒已斥其非矣今冒認前代名人概指文昌化身夫既歿化身自當與天地終始今何不化竟自七十一世而止耶如化有盡期何不七十世遂止而必至七十一世耶恠誕不經乃不察其所以然之理而敬信之何與一勸人敬惜字紙浪說

王曾父拾字報應宣尼拊其背曰爾教我若是當令曾參托生汝家抑思字肇於蒼頡蝌蚪虫魚不一其体至秦焚古籍為小篆由漢而唐草隸真書各有所尚皆非出自宣尼也烏得謂敬孔子乎且聖賢墳典存心養性畏天愛人之書一句一字允宜敬惜至若淫詞小說誘人不義壞人心術棄之惟恐不速可敬惜乎化書一緊勸人敬惜有云拾字凡幾增壽一紀後作惜字文粘之街衢而人遂以死生富貴皆敗紙生之誣鑿聖賢孰有甚於此者乎一化書與感應篇大約以放生戒殺為勸人修善之門此說出自釋老固無足恠儒者六宗之大可詫矣如以化書為是則孔子之割必止棄餒敗文王之五雞

二蟲俱為文昌之罪人學者宜止讀化書當置四子五經於不問矣
若猶以孔孟為宗則此說胡為而至於我哉一文昌禁人北向涕唾
穢溺謂文昌斗府俱在北也抑知地如卵形從無定向天行不息二
無定体何者為文昌之所且此地視之則為北三地視之則此復為
南矣沒却廟室屋漏之靜持而務形軀方位之避忌不揣其笑一文
昌禁人殺龜打蛇乃北方玄武之象也夫星辰麗天萬古不滅即使
形或偶肖而人殺龜蛇未嘗殺玄武也如果有禁則斬岐之入藥叔
教之斬蛇皆當禰不旋踵豈然傳之萬世乎此六條其大略也不足
以竟其理鄙之說在高明者自會之耳至若前朝硯文毅公岳正祀

典疏內有文昌一條云梓潼君帝謹按圖志英顯王廟在劍州即梓
潼也姓張諱亞子其先越雋人因報母仇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
戰沒人為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
中改封英顯又按文昌乃星北斗魁前道家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
昌府事及人間雜籍改元加號為輔文開化文昌司錄宏仁帝君而
天下學校多立祠以祀之京師之廟在北安門外歲以二月初三日
為誕辰遣官致祭今議得道家謂梓潼孝德忠仁立功於蜀廟食其
地足矣祀之京師不合祀典至於文昌之星與梓潼無干今乃合而
為一誠出附會所有前項祭祀伏乞罷免仍於天下學校有文昌宮

者急令拆毀云：可知儒者面心正學凡左道旁門無不痛闢而芟
除之若趙承恩後反若禍福惟彼操持爵祿惟彼予奪讀孔孟之書
而耳為俚鄙之行惡不免耕夫鬬婦之訾訕笑矣

論文昌化書

原夫各天諸星如木槲在板一定而不可移隨天體運行有度有次
無神無灵並無謫降凡世之說如文星昌之為梓潼神者至于文昌
化書尤為誕妄不經不待智者而知其無是事也據司馬遷天官書
云文昌戴匡方星在北斗魁前為天之六府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
曰貴相四曰司祿五曰司命六曰司中在天成象其說如此乃道家
謂梓潼神即文昌星上帝命掌其職而又謂其生世曾七十二化十
七世為士大夫甚至為蛇為龍變化不測此係傳會萬無是理按梓
潼神姓張名亞子其先越雋人為報母仇後徙劍州七曲仕晉戰沒

人為五岳歷唐宋元明加以封號曰文昌司祿帝君職掌人間祿籍
天下學校因而祠之夫文昌之星與梓潼本無干涉今乃合而為一
而又造為化書以神其說恠僻舛謬無非稗官野史捏造之詞一字
不實謂梓潼即文昌乎而梓潼則人也謂文昌即梓潼乎而文昌則
星也人與星相去懸絕而化書之作胡為乎素哉夫化者變化之謂
如月令所載鷹化為鳩田鼠化為鴽腐草為螢雀入大水為蛤雉入
大水為蜃此或物類之氣化使然也禮記多出於漢儒雜撰亦不足
信若人具有靈覺不同物類何能化生乃至七十二化哉此何異鴉
籠書生幻人伎倆梓潼既忠孝正真而亦同此變幻是亦牛鬼神

之類也何足尊哉由此言之不獨文昌無化之理梓潼無化之事而
司祿司命自有大主宰文昌星亦不得而專之也大抵文昌之祠既
誤于前而化書之說復惑于後襲舛承訛相習不改世人不攷其理
簞鼓後人大率類此使文昌有知當火其書以絕天下之信從并以
曉求祿者曰亦非予職盡教而求諸人
上帝則文昌之祠當委諸草莽而吐弃之矣

人爲五福原居元明加山封號曰文昌司祿壽福人同稱之
天下學校因南祠之在文昌之是與梓潼本無干涉今乃合而爲一
而又造爲祀書以神其說惟僻狃於非僻習文程遠之詞一舉
王帝曰文昌之神當主壽考而司祿之矣文昌司祿壽福而文昌則
知本終首曰以非平瀨蓋端而末歸
黃帝爲人太率賤此於文昌則當火其書以歸天下之計終其以
爲千箇而山書之爲終極之終終終終終終終終終終終終終終
同終同命自終大主率文昌星之不歸而書之也大於文昌之所謂
之賤也而只書終由此言之不歸文昌無以之終終終終終終終終終

論文昌化書

人：知爲善之美究竟爲善者愈少人：知爲惡之非究竟爲惡者
不乏何也人視善爲外物未肯率吾性以行之耳而抑知善者人：
固有之良孟子所謂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是知善實不假外求
如能率吾性以爲之而不爲外物所眩人：可爲聖爲賢矣素何今之
爲善者非藉爲善以沽名即因去惡以謀利所以非義之名非義之
利皆將不顧理義而爲之是爲善之心不勝其爲惡之心也何況純
以利誘之而忘其善者乎如文昌之化世文是已其言曰誦念玄穹
上帝救苦天尊普化天尊金闕化身天尊再誦太上感應篇可消除

罪愆福祿無量孫子榮昌諸事吉祥更有誦念年數之分別以得集
福登科壽永登仙種之不一之妙如其所言行之不久福亦不得其
人毋乃不憚煩乎況人之壽夭非人可以自主乃上主操之者也
必待五十年之久而此驗告成設使其人天亡其福究不能得前之
修為不亦徒勞瘁乎是實以利誘之而實以利退之也何其言之誕
妄哉且愚嘗考文昌帝君之名不現經傳或曰唐朝進士或又曰宋
朝曾為梓潼縣令亦無實據今又曰一十七世為士大夫以大夫而
稱為帝君是臣下而僭稱君上之名即其稱謂之間倨傲冒犯如此
其又何能以訓人乎何今崇之祀者前踵而繼惟儒家尤甚以其居

文曲星也能掌管文章予奪名位故以訛傳訛而相與崇祀之耳而
抑知星之麗天如木櫛之在板不過施人之光照臨而已何嘗司人禍
福與奪乎今以利誘之故即信其人信其人不信其不信其不信其不信
故并信其書以自誣并以誣人尔

一書而末有據其書而信之者罕其人也故不必其論惟其著
為書而後信之民不見其書者惑於訛傳而信之明智之士見其
書者又與其誣而信之知文昌仙書者地不可不辨是書之文益
益者也蓋其利誘之天在誠微雖外此乎然其狀如半月又如篋而

福堅新壽永登仙籍者一之妙如善讀書者之不久福之不竭也
 人母乃不憚煩勞人之壽夭非人可以自至乃上主操之者也
 必待五十年之久而此驗者或誤使其人天也其福究不能得前之
 修為不亡徒勞壽乎是誤以利誘之而冀以利還之也何其言之誕
 姑先計其書山自臨井山臨入京視經傳或曰唐朝進士或又曰本
 朝與進士令山臨臨又姑明計其入計其入不計其入計其入
 休休星之壽天吹木嘯之耳效不計其入不計其入計其入計其入
 文曲星也臨臨臨又章平壽壽又姑山臨臨臨而臨臨臨約之耳山

論文昌化書

星之在天如木槲之在板不可動移日之所照其光爛焉所謂星月皆借日光乎日者是也夫光且不能自生則星之垂象天主未嘗界之以神灵而無由變化可知矣乃謂太白金星嘗化而為人奎星形狀如鬼賓興則主棘闕不亦誣乎但為是說者止雜出於傳記之一言一事而未有據專書尊而佞之者罕其人也故不必具論惟其著為書帙而愚賤之民不見其書者惑於訛偽而信之明智之士見其書者又樂其誕謾而信之如文昌化書者此不可不辨矣考之文昌星名也繫于列宿之天在紫薇垣外北斗魁前狀如半月又如篚而

魁為北斗之首似戴故曰戴筐而斗魁戴筐六星謂為文昌宮又一
星各有一名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
曰司祿為此名者不過車區之屬占星候氣故有星官之書而強以
命之耳豈以其果有天神而能各司厥職哉且星占云文昌拜大將
則似乎與命名之意相合而文事非其所統矣然統攝文武與否亦
不足辨所佐者文昌生於周宣王之時為友弔之張仲又其後若張
九齡若張仙輩皆係之以文昌而自言其為士大夫身者十八世而
世：張姓其眷戀于張氏若此之甚將始為其子孫繼為其祖禰既
後為其子孫一人而為祖為孫無已一身而為祖之魂為孫之魂又

不一何其名寔紊亂而後先顛倒乎況異端輪迴之說有死而後有
生張氏有一文昌所化之人則天必失一文昌所麗之象乃文昌諸星
亘古至今光不息明不滅安得不見則文星不死張氏必無化生者
矣文昌未嘗化生則從來士大夫與文昌何與而謬託為文昌化者
星之言自天降乎抑人之言歟張出^自乎猶憶李君為虞邑令下車即
刷文昌化書數百以二卷授予：閱之見文昌為張仲時即賦七言
律數首予不禁莞爾而笑讀未竟手裂之付之一炬至今已二十年
事矣思其說而不得故不能為之詳辨云

有言我父何能獨無言然我終不語言文昌之化書也為其俗之甚

也為其無理之極也為不足置於人齒頰間也第世人不以為怪為
無理而更信之祈之悞天下萬世儒者之心使先天白日之下聖
相傳之學受為鴉鳴犬吠魔語是為可憐也又不忍不畧為言也蓋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豈儒者之科名乃有所謂文昌者主
之乎上古書契未興科第之名亦未有而政教君臣已始於人皇氏
之世逮伏羲氏始畫八卦造契書制六書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則
伏羲實為萬世文字之祖未有聞文昌也自有文字之後以迄於今
而以讀書致富貴立功名者不可勝數然於貧賤之家其子弟不能
延師教導或富貴而子弟愚頑者皆未能祀文昌而登於科第也是

則科第係于文章文章成于學問學問猶待于有才智者乃能進業
而才智則由天之所賦不由文昌也况才智之士終身白衣者不少
是又天命有以限之并非才智所可期必得者也世人第見魁蓋之
榮朱紫之麗心切愛慕不究其所以致此者由文章由才智由天命
而謂可幸而致之可求而得之也由是而異端者起偽云文昌為儒
者司命而儒者之聰明從此蔽塞良心盡喪矣使文昌而果為儒者
司命乎則暴秦之坑殺何不一雪其冤黨人之繫囚何不一拯其阨
洙泗諸賢漁洛群哲曾不得大展其才俾世不得與斯于斯文也夫
何故予固不責文昌之誤儒者第可怪儒者之悞信文昌也以文昌

為星乎星則麗於天者也非有神也其化書曰一十七世為士大夫
則人矣而非星也以文昌為人乎則人也而謂之文星者是有文
昌星者在而人不能為星也且其化書所載諸怪異之端謂文昌自
言乎則其言不足信謂他人代之言乎又誰見之誰從之誰為之世
紀其事也儒者稍知格理正心則一觀其書必然拍手噴飯何待
余言至欲述其恠誕著其妖訖詳其宗裔是又為之作世譜著敘傳
余不屑焉據天文家云文昌方星在紫微垣因為將相之象主武不
主文故渾天賦占曰文昌拜大將則與儒者又無涉矣

論文昌化書

或問文昌化書可為儒者之道乎其在天為星辰為帝君姓張名亞
目周及秦迨于西晉屢生于張氏之門漢即趙王如意子為歷代名
臣其為人也必忠于君孝于親顯于世德于民其為神也東雷柱攝
神兵掌桂籍隸士程黜陟果報福善禍淫化書歷叙昭々其明予應
之曰文昌者星名也列于斗柄之前附于紫微之垣蓋因談天文者
擬北極之樞為朝廷以環拱諸星為公卿以北斗為魁星以斗前六
星為文昌世俗臆見因魁字之形而擬有陽斗之魁星也因文昌之
名遂疑為文章之司命也不知此書撰于老氏之徒移易吾儒者也



據其傳曰予本吳會間人生于周初不以散天星自居矣現其文曰
吾嘗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此又輪迴轉劫之誕語矣及其所載九十
七化如肇修于洞經祛瘟于法籙冥而為山王治水府遣里域驅陰
兵護金蜀居洞庭名運判稱帝君皆曰奉玉皇之命也且累生于張
氏之門而貽無可稽更轉為趙王如意亦何補于世所言為臣盡忠
為子盡孝曰謝玄張九齡張齊賢司光焉皆其子之後身是不過竊
古人之名行而冒為其德至于作善降祥不善降殃如回風返火懲
奸誅淫盡曰吾神之力亦無非冒上帝之賞罰而僭稱其功若夫為
龍為蛇或隱或現正妖魔之本像也豈足云化哉終而受大丹于老

子得解脫于釋迦道號應靈大帝釋稱梵鎮如來是書之編非異端
之徒而誰為此誕誕之說哉嘗聞曆學曰星之在天如木鄰之在枝借
日而明以補月光之不足無靈覺無升降無職守無譴貶以之驗時
定候理則有之以之祈福禳災必不然矣竊願吾儒窮經是務天爵
是修勿受偽書之搖奪幸莫大焉

